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

短篇曲艺集

摘黄瓜

安徽人民出版社



摘 黄 瓜 宿县地区文化局编

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 安徽省新华书店发行

安徽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7 字数：132,000 印数：4,000

1979年9月第1版 1979年9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8102·1042

定价：0.45元

目 录

徐老汉贩鸡(琴书)	王庆丰遗作(1)
单大嫂和谷二哥(坠子)	洪 发(9)
闹瓜园(大鼓)	刘先敏 王宪斌(17)
谈“吹”(相声)	邵润泽 高笑林(23)
小两口闹气(唱词)	宋知贤(33)
砸灯笼(唱词)	王朝纲(42)
郭大妈养鸡(快书)	周德平(48)
归队(琴书)	蔡金山(52)
赴宴擒敌(鼓词)	王万龙(58)
摘黄瓜(坠子)	王庆丰遗作(73)
公鸡“下蛋”(琴书小段)	朝 兰(79)
支农尖兵(相声)	海 涛(82)
认大娘(唱词)	徐永昌(98)
“酒葫芦”戒酒(山东快书)	许成章(103)
初次见面(山东快书)	庄 稼 陈先渠(111)
王老汉买鸡(琴书)	孙成友(121)
闹机房(安徽琴书)	庄 稼(130)
向阳花(徐州琴书)	夏智德(139)

茫茫风雪夜(鼓词)	王庆丰遗作	(147)
李逵夺鱼(坠子)	刘元芝口述 朱伟整理	(156)
杨八姐游春(琴书)	亮波整理	(163)
审西瓜(数来宝)	怀祥 元同	(173)
小媳妇送饭(琴书)	徐永昌整理	(185)
吕蒙正教馆(坠子)	李本吉、刘子明口述 苏民整理	(193)
华容道(坠子)	李元同整理	(199)
打面缸(鼓词)	徐永昌改编	(209)

徐老汉贩鸡

(琴 书)

王庆丰 遗作

闲言碎语且不提，
单唱个老汉本姓徐。
徐老汉家住山南徐家凹，
他家中，
一个老伴一个闺女。
他闺女，生产组里当组长，
他老伴，人民代表刚选的。
娘儿两个都进步，
可就是，老汉有点小问题。
这老汉，生来有个坏毛病，
怕开会来怕学习，
庄稼活他也懒得干，
就爱跑个小生意。
这一天，全家正在吃早饭，

他闺女，笑嘻嘻地把话提：

“昨天接到李林的信，
信上说他今天要到咱家里。”

一听说，女儿对象要来到，

老妈妈喜得了不的：

“老头子，今天别要再哪去，
快点上集买东西，
称点肉嘛打点酒，
多买几样好吃的，
咱跟那，李家的孩子未见过面，
今天他，初次要来咱家里。”

老汉点头：“好好好！”

挎起篮子去赶集。

徐老汉，一边走着一边想，

猛然一事上心里：

在以前，我老汉上街做买卖，

老伴闺女都不依；

闺女批评我老落后，

我老伴，气得嘴上能拴驴。

可巧了，她俩今天叫我把集赶，

这是个，做生意的好时机。

我不如，贩几只鸡儿街上卖，

也能赚几个零花的。

这老汉，想到这里不怠慢，

下了大路奔正西。
他到西庄转一趟，
买来了，两只芦花大公鸡。
两只鸡，共重四斤十五两，
每斤价钱七角七。
徐老汉，拎着鸡儿走得快，
不多时到了大街里。

(白) 话说徐老汉来到街上，拎着只鸡从东头到西头，
从南头到北头，忙了好半天，没有一人买鸡，眼看着天色
不早，这可把老汉急坏了。卖不了鸡，又不能把鸡拎回家。
老伴和闺女要是看见了，准又免不了要挨一顿批评。正在
犯难，忽听身旁有人问道：“老大爷，你的鸡卖多少钱一
斤？”老汉听道有人买鸡，忙对那人打量了一下。

徐老汉举目看仔细，
见来人是小伙子。
这小伙，生就一副憨厚样，
穿一身制服是蓝哔叽，
手里拎着两瓶酒，
酒瓶上，红纸裹得紧紧的。
看到这里心暗想，
这小伙，买鸡定是送礼的。
徐老汉，又向四周扫一眼，
大街上，冷冷落落人影稀，
这时已到日正午，

赶集人都已下了集。

徐老汉见此情景心欢喜，

心里说这真是个好时机。

他那里，买鸡送礼是急用，

可算巧，卖鸡只剩我自己。

有便宜不沾是傻瓜，

我要把，价钱提得高高的。

老汉说：“我卖鸡还是老价钱，

老不瞞味少不欺。

两只鸡共重五斤半，

每斤一块七角七。”

青年说：“城里每斤只卖一块整，

乡里怎么还贵七角七？

你乱抬市价不应当，

做买卖也要讲点小规矩。”

老汉说：“买卖本是两厢愿，

谁也不能强迫你。

你要看巧你就买，

要不然，你走东味我走西。

做生意谁不想赚点钱，

还能赔本卖给你？

我生来说一就不二，

要不然，我价钱还要往上提。

再过一会你不买，

我每斤提到两块一。”

小伙子听后猛一愣，

低下头来想主意：

买了吧，明睁眼吃亏上了当，

不买吧，拿什么礼物送亲戚？

他想了半天无主张，

也只好，自认晦气买了鸡。

且不言，小伙子买鸡他去了，

徐老汉得了便宜笑嘻嘻。

他忙把各种东西全买好，

迈步又到酒店里。

吃了一荤一个素，

又喝半斤好大曲。

酒足饭饱出了店，

一路上心里越想越欢喜。

也是我老汉时运好，

今天碰上个愣小子，

他不懂行情不还价，

我赚他，对本对利还有余。

这个事儿办得妙，

老伴闺女不晓的。

老汉他越想越有劲，

不由得啵啵呀呀唱小曲。

头一出唱的黑驴段，

第二出唱的王婆来骂鸡，
第三出，王小三过年未唱了，
已来到自家大门西。
老汉迈步把院来进，
猛抬头，见堂屋坐着个小伙子。
他闺女也在一旁坐，
二人谈话笑嘻嘻，
又只见，桌上放着两瓶酒，
桌下拴着两只鸡。
徐老汉，不见此鸡不害怕，
见了鸡，脸红得好象火烧的，
心里想，我只说投机把钱赚，
谁又知，买鸡的就是俺闺女对象呢？
吓得他不敢再把堂屋进，
头一缩一下子钻进锅屋里。

（白）且说徐老汉的老伴，正在锅屋里炒菜，一见老头子回来，忙说：“老头子，你怎么这晚才回来？快到堂屋陪客人去吧。”老汉忙说：“不不不，让他自己坐着吧，我不去了。”老伴说：“这是闺女终身大事，你去看看，要是相中了，这门亲事就算定了。”老妈妈说着，就把老汉往堂屋里推，这一下徐老汉可就鞋子里边长草，慌了脚了！

老妈妈，她把老汉往堂屋里推，

徐老汉吓得了不的。

老伴说：“这是闺女终身事，

你为何拿它当儿戏。”

老汉说：“实实在在不能去。”

老妈妈说：“你要不去我拧你。”

老汉说：“你就是揍我三鞋底，
我也不上堂屋里。”

老两口子正吵闹，

惊动了堂屋里的小伙子。

这小伙，连忙伸头朝外看，

这一下，

徐老汉，着了急，

心里跳，咚咚的，

腿上抖，战栗栗，

头上汗，往下滴，

冬瓜脸成了萝卜皮，

好象那腊月天掉进雪窝里，

羞得他有地缝也能钻进去。

他心里害怕就想跑，

一纵身，由窗口窜到院子里，

紧接着张飞骗马把墙上，

他心又慌，意又急，

只顾跑，大了意，

墙上有个瓦茬子，

划破他的手，

挂烂他的衣，

大腿上擦破两块皮，
他皱皱眉头，
未敢吭气，
翻过了墙头奔正西。
他老伴不知他唱的哪出戏，
疑惑他是着了迷，
慌得她，锅不烧菜不炒，
开了后门紧追去。
徐老汉，一见老伴把他赶，
更加羞臊更加急，
心慌意乱走错路，
腿一软，一头栽进藕塘里。
浑身衣裳全湿透，
闹了一腿老骚泥，
连忙忙，扯张荷叶遮着脸，
结结巴巴把话提：
“老婆子，别追啦，
这门亲事我同意。”
这就是徐老汉贩鸡一小段，
请同志，多把意见提。

单大嫂和谷二哥

(坠 子)

洪 发

向阳村西有个三合院，
上房朝南整六间。
六间正房分东西，
两家人一东一西各三间。
东半边住位寡妇单大嫂，
西半边住个光棍谷思全。
单大嫂今年三十四，
谷二哥今年三十三。
单大嫂有个没爹的儿子叫金柱，
谷二哥有个没娘女儿叫玉兰。
谷二哥生产队里当队长，
单大嫂身无公职是社员。
两家相处原本好，
到后来话不投机把脸翻。

单大嫂虽说孤儿寡妇负担重，
她就是不给队里添麻烦。
鸡鸭喂了十几对，
夜晚灯下把席编。
谷二哥执行“上边”的“左”政策，
(夹白)谁要搞副业——
他哪眼看见哪眼烦！
大嫂的芦花鸡叫他打折翅，
北京鸭叫他把腿砸断，
夜夜召开斗私会，
单大嫂检查了一番又一番，
单大嫂心里憋着一口气，
恨队长执行政策实在偏。
劈当院夹道篱笆墙，
从此后队长社员分两边。
单大嫂见了二哥扭扭脸，
谷二哥见了大嫂把眼翻。
篱笆夹了一年整，
他两个一十二月没搭言。
自从粉碎了“四人帮”，
华主席号召农林牧副全面发展。
谷二哥社员会上作检查，
单大嫂心里委屈才消完。
单大嫂贴篱笆种棵甜葫芦，

现如今快把篱笆爬个严。
葫芦叶越长越稠越挡眼，
有心人隔墙偷看眼神尖。
眼看着到了麦收大忙季，
单大嫂来不及浇水土发干。
葫芦叶黄蔓不长，
鸡鸭缺食直叫唤。
抢收抢种活路紧，
大嫂说：“先叫它们委屈这几天(吧)！”
这一天，大嫂收工归来晚，
咋觉得葫芦叶儿变新鲜。
大嫂分蔓仔细看，
哟，贴篱笆那边有个小水潭。
大嫂她心里一热没讲话，
金柱过来把娘喊：
(夹白)“娘！”
“玉兰她爹心真坏，
在那边放水把咱的葫芦淹！”
大嫂说：“咱的葫芦好喝水，
越淹它越长得欢。
乖孩子，今后别喊队长玉兰爹啦，
见面把个二叔喊。”
第二天大嫂收工回东院，
院子里鸡鸭不叫多悠闲。

嗑子吃得圆鼓鼓，
见了主人把翅儿扇。
大嫂正然心纳闷儿，
金柱又把“情报”传：
“娘，西院二叔心眼坏，
篱笆扔过来好多水浮莲，
还有那麦麸蒸的干菜团。
他从前好拌药专药社员的鸡，
今一天，咱的鸡鸭得死完。
你快开刀扒嗑子，
我帮你用针来把刀口联。”
单大嫂笑眯眯地不动手，
甜蜜蜜地把金柱喊：
(夹白)“金柱，
“咱的鸡鸭有抗药性，
吃了这食把膘添。
乖孩子，再见队长喊他叔，
干脆把个‘二’字免(吧)！”
小金柱一听怪出奇，
不知道他娘心里转啥弯。
东院里娘教儿子情切切，
西院里爹喊闺女意甜甜。
“玉兰啦，这小辫谁给你梳得明又亮？
这小褂谁给你洗得恁净鲜？

前襟这个小洞洞，
谁给你结了个红艳艳的梅花瓣？”
玉兰说：“俺心里知道不能说，
(夹白)“她说的，要是告诉你，
她从今见面不理俺。”
玉兰嘴说不能讲，
两只眼隔着篱笆往东观。
谷二哥一看明白了，
不由得心里一动鼻子酸。
迈步出门来到谷场上，
只见那大嫂的苇子地上摊。
心暗想大嫂只顾忙队里，
我不如替她把苇子碾，好让她得空把席编。
谷二哥推动大石碾，
一来一往轧得欢。
汗珠儿，大又圆，
如珍珠，断了线，
前头走，后头撵，
鼻凹里汇成两道泉，
二哥越累心越甜。
小褂一抹光脊梁，
一气干到月西偏。
谷二哥回家入梦乡，
小汗褂忘到谷场边。